腊 园 口

封志良

现在这是一块看上去平静得不能再平静的土地。从常宁去往郴州、广东各地，不论是唐宋时期的走脚挑夫，还是明清之际的驿道官路，甚或今天的省道214线、衡桂高速，腊园口都是必经之地。到腊园口的时候，是一个阳光如火如荼的夏日。道路蜿蜒而行，两边山岭矗立。远处的烟叶长势良好，一垄一垄，把这个小小的峡谷装点得奇秀隽永、沉雄淡远。那片片金黄，如一首首唐代诗人岑参的边塞诗，光耀地铺呈在天地之间，让人目不暇接。

腊园口是常宁与桂阳交界处一个狭长的地带。该地位于庙前镇泉井村，也有部分为桂阳县辖地。但不管属于那儿，这儿都是一块英雄之地。庙前镇为常宁南部门户，这儿不仅有天下独一的中国印山、颇具规模的明代古民居，也有让衡阳乃至湖南引以为荣的抗战文化。现在的腊园口因为七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战争而被列为湖南抗战遗址，受到世人关注。这场战争就是腊园口阻击战，以其血染的风采，湖南境内难得的抗日胜仗，受到薛岳等人的肯定与嘉奖，享誉三湘大地。七十多年了，这里早已恢复了宁静，但经过热血浸染，烈火淬炼的土地，依然鲜活似诗，壮烈如歌。

行走在这块承载着痛楚的地方，我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生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某位无名英雄的“领地”。当地的农民告诉我，多年前他们曾在此捡到许多子弹壳，甚至还挖出了哑弹，但现在大多已被泥土和植被覆盖。他们还说，黄土岭上现在仍有残存的碉堡遗迹。七十多年前，腊园口是如何的炮火连天，埋葬了多少英雄的骸骨，收藏了多少父母的悲痛与眼泪，封存了多少牵挂和记忆，我不知道，我也无法知道。放眼四周，山间处处皆是裸露的山石，嶙峋峻拔，一如当年英雄们的骨骼和脊梁。脚下丛生着一片片野草，在烈日的炙烤下有些萎靡不振，一阵风从谷口刮来，它们又显得有些飘忽不定，似乎在为谁低泣，又似乎在缅怀什么。

站在最窄的隘口，历史的风云、战争的残酷、个人的抗争就像胶片一样，在我眼前缓缓展现。1944年，衡阳、常宁相继沦陷，险关腊园口得失关乎到湘南数县安危。为阻止日寇进犯桂阳，国民党37军退至腊园口布防，令140师在笔架山黄土岭和二牛相斗岭上构筑工事，形成交叉火力网点。1945年1月15日，日寇一个联队进攻腊园口，攻占了弥勒铺西南的北风坳、五虎关等山岭。经过两天两夜战斗，日寇虽伤亡惨重，但仍继续猛攻，陆空并进，冲锋10余次，均被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而击退。日寇一大队长松山羊马被击毙，联队长小柴俊男不得不下令退回县城，绕道而行。

其实，早在元末明初，腊园口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隘就已出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翻阅资料，我还发现，明代衡州卫下辖的一个千户所当时就设在常宁。这里除日寇侵华时期的腊园口狙击战外，还发生过红巾军与元军、太平军与湘军等多次让人无法忘却的战争。元末明初，多事之秋。小小常宁，亦不例外。《嘉庆一统志》载：“元至正年间（1341—1367）红巾寇起。县人王汝荣督义兵万人守御。”当时，攻打常宁的红巾军为徐寿辉统帅的倪文俊部，他们由郴州来，以图衡州，在腊园口受到狙击。由这片言只语，可见当年战争规模之大。据说，两军在腊园口鏖战多日，血流成河，以元军失败而告终。

太平天国起义时，翼王石达开率部从天京出走，转战多省，于咸丰九年（1859年）占领桂阳州，大军压境，欲占衡州通衢要道，被当时正做湖南巡抚骆秉章师爷的左宗棠识破，派出重兵防守腊园口。军事奇才石达开极具谋略。他将计就计，只留部分兵力佯攻常宁，大部队则转而占领祁阳，合围宝庆（今邵阳）。太平军被湘军与县内团勇联合击溃。我想，如果当年石达开大举犯境的话，这里或许又将是一场难以磨灭的血战。

我怀着一片虔诚和敬仰之情，爬上附近的棕叶山、东山岭、枞树山、葫芦形岭等，发现当年的战壕遗址虽经风雨侵蚀，但仍依稀可见，仿佛在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的血泪战事。伫立山顶，望着远处的山峦和脚下的道路，那厮杀的情形，血腥的场景，让我心潮澎拜，久久无法平静，甚至有好几次都掉出了眼泪，为那些逝去的将士，也为这个值得铭记的隘口。

回来的路上，我在心中默念：但愿战争永远不要发生，不要让鲜血再次染红这片土地。

家住书院旁

宁资虎

我住在青草桥旁。从我家阳台往下看，左边是有800年历史的青草桥，右边是朱陵阁，而正前方是石鼓广场，视线沿着石鼓广场往前移100米便是衡阳人民的母亲河——湘江。正值春水旺盛时期，滚滚江水一览无遗。将视线向左沿江岸移动约150米，您会发现有一座小山耸立在江中，那就是石鼓山。石鼓书院就坐落在石鼓山上。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李宽筑屋山巅，读书其中，故初名“读书堂”。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李士真拓展其院，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朝廷赐额“石鼓书院”，遂与睢阳(又名应天府书院)、白鹿洞、岳麓书院并称全国四大书院。

在石鼓广场入口的正中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碑刻显示树龄有1200年。银杏树的右侧是由政府建造的长、宽均约3米的石刻书碑。书碑的右侧是由黑色大理石铺贴的前往书院的林荫大道，沿大道往前行50米便到达广场的正中央。我认定的正中央标志是七贤雕塑。

从高空往下看，除主道外，整个广场都被郁郁葱葱的绿树所环绕隆盖，广场栽满了棕榈树、榕树、桐树、桃树、杨柳、铁树、南竹以及常绿灌木和各种各样的花卉。树木中还依稀可见一些桂花树、黄牛奶树、木芙蓉、紫荆、合欢、黄花槐树等名贵树种。清晨或夜晚散步其中，微风抚动树叶沙沙作响，一阵阵曼妙舞曲追逐着丝丝花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特别是近期多雨后的晴天，看着老婆、孩子与其他伙伴游玩其中，那种赏心悦目的幸福感无以言表。

石鼓广场与石鼓山由一座石拱桥连接，桥中有个八角亭，取名:禹碑亭。亭中有一蝌蚪文碑，而要上桥进入书院必须购票。2006年政府重建石鼓书院，虽然当时我非常困窘，还是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对书院的倾慕之情，并因此成为石鼓书院终身免费宾客。为了尽情享受这一崇高荣誉，我接着借款买下了紧邻书院的住宅，作为我的居家之所。

书院虽小，但书院和书院内的朱陵后洞却占据近千年来衡阳八景中的二景。有诗为证：“雁峰烟雨实堪夸，石鼓江山锦绣华。花药春溪龙显爪，岳屏雪岭鸟喧哗。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细看东洲桃浪暖，西湖夜放白莲花。”诗中青草桥头酒百家就是指我所住之处的原址及周边地方。人们都说我所住的地方扼守湘江、蒸水、耒水之三江咽喉，是块风水宝地，这个我非常乐意相信。青草桥头酒百家，自古以来就是衡阳富庶之地，我肯定它也是风水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书院大门进入，迎面是一棵高大的国槐树，左边是武侯祠，右边是李忠节公祠。沿着台阶往上走，抬头便看到大观楼，楼前大坪供奉着孔子雕塑像。大观楼后面是七贤祠、敬业堂，最后面便是合江亭。因为来过几次，加上书院不大，所以里面陈设大致清楚。书院进门左侧陈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文，我非常尊敬的原国家领导人吴仪，最崇拜的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之一的余秋雨都曾登临石鼓书院。书院内让我感兴趣的是每一扇门边的楹联，可惜我记不住，除了合江亭最后一扇门上的楹联外：此真净绿唾不可，我实薄才歌奈何。

我崇尚和仰慕石鼓书院，并不是单单因为它的景观以及风水宝地之说，更是因为它的文化传承，是文化背后的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内涵精神。清晨或夜深人静时，我偶尔或特意一个人来到书院旁，扪心自问：我为什么执意的住在这里？我想从书院中得到什么？有时，我甚至想到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精神文化财富，我们到底继承了多少？

清泉山 一壶酒的故乡（外一首）

李 霞

清风每日打扫
泉水四季清亮

稻禾飘香，树木成林
风吹着稠密的叶子
哗哗作响……
一束束射进树冠的阳光
在蓄积一种力量

这是一壶酒的故乡
一滴滴露珠满含期待
一遍遍被时光捂热

就像我以前爱过的那些事物
现在，正被故乡的一壶酒珍藏

雨母山

比起那些下落不明的人
我更关心这里的青山连绵
这里的百万花海，百亩农场
还有隐在山坳里的幽静
是我所喜欢的

大人的悠闲，小孩的嬉戏
间或鸡鸣狗叫
所有事物盛满阳光
耕读传家，四时节令
叫人忘了岁月
忘了一些走失的人

我得感谢岁月的加减法
感谢雨母的山水
让我内心小小的沧海桑田
如此澄彻与丰沛
在这感激与惭愧中
我有什么理由不删掉那用寒冷
造的句子

今夜秋思落谁家

李文华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唐诗中咏诵中秋的最美诗篇，当属王建的这首《十五夜望月》最为有名了。这首诗虽然寥寥四句，但形象鲜明，意境深远，语言朴素，营造出了感人肺腑的情感氛围。

在明刊本的《唐诗画谱》里，给这首诗配了这么一幅画面——小小的庭院中，栏杆边上，有文人雅士数人，他们或执扇或背手，但皆在抬首望月，脸上似乎都有忧郁之色。人群中夹杂着两棵树，树上有寒鸦几只，远山空明简洁，一轮明月孤悬当空。景也好，人也罢，都仿佛蒙着一层淡淡的凉意。

从唐到明，再到今日，岁月沧桑，时空巨变，不变的只是中秋这个节日，以及由这个节日而引发出的望月怀人之情、思乡怀归之感。

当年的王建写作此诗是寄给他的一位姓杜的朋友的。当时的诗人正怅然于家人的离散，中秋月圆夜，本是家人团聚时，可是诗人却孤身在外，由此引发的乡愁当然是刻骨铭心的，写作此诗遥寄朋友，或多或少都是希望能引起朋友的共鸣，并借此聊以慰藉自己那颗受伤的心灵吧。所以，诗人笔下的景物，色调是素淡的，意境是凄冷的，“人尽望月”，看似一个热闹的场面，其实各人的内心感受又怎么能够是别人可以体会的呢？在作者看来，那些望月的人中，“秋思”最浓的无疑是自己了。

现在交通很方便了，通讯也很方便了，不像古代，山水迢迢，音讯全无，阻隔了亲人之间的来往。但现代人却更忙了，很多时候，为了梦想、前途乃至只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去寻找自己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每到中秋，便会生成另一种肌骨寒凉的“秋思”，那是一种貌似热闹之中的孤寂，那是一群寂寞之心的狂舞。今夜秋思落谁家？恐怕也就只有各人自知了。

中秋就要到来了，今年的中秋之夜有没有月，还是个未知数，但不论有还是没有，“秋思”都不会因阴晴圆缺而改变，“秋思”依然会洒落在每一个在外的游子以及他们亲人的身上。

中秋之月，明在心中。

《清泉流韵》 陈太仰 摄